

9月28日,我们再失相声名家师胜杰张文霞

曲艺告别承前启后的一代

9月28日晚,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在哈尔滨逝世,享年66岁,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0月2日在哈尔滨举办。9月28日同一天,著名女相声演员张文霞逝世。今年以来,已有9位曲艺名家辞世,包括相声名家常宝华、师胜杰、丁广泉、魏文华,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单田芳、常宝华、师胜杰等人的离去,表明曲艺承前启后的一代正在渐次告别舞台。

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单田芳、常宝华、师胜杰等曲艺名家,除了常宝华在上世纪50年代有了较多的作品,其他人大多成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与更早地被称为“下九流”的老一辈曲艺人相比,他们大多成长于曲艺院团,拜老一辈艺术家为师。比如,师胜杰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主动收的关门弟子,传承的期望非常明显。1984年,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相声新作比赛中,已经30年未收徒的侯宝林听了师胜杰的作品激动不已,促成了收师胜杰为徒这件事。那一年,师胜杰31岁。在拜师仪式上,侯宝林说:“师胜杰是我的关门弟子,我今后不再收徒了。我收师胜杰为徒,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,这是相声界的一件大事。我相信有师胜杰这样的年轻人继承我们的相声艺术,相声艺术的发展不会等到2000年。”

常宝华出身于相声世家,兄弟六

人皆为相声名家,长兄就是大名鼎鼎的相声名家“小蘑菇”常宝堃。年少成名的常宝华在1951年拜师马三立,成为承前启后一代相声名家的骨干。

继承曲艺传统的同时,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,成为这一代曲艺人初登舞台时的自觉行动。常宝华较早地说起新相声,《帽子工厂》《非碰不可》等作品受到欢迎,师胜杰的《我要补课》《姑娘小伙别这样》《小鞋匠的奇遇》等作品都紧扣时代。单田芳上世纪60年代说了《草原烽火》等30多部评书,逐渐有了名气,1979年重返舞台,再说传统评书迎来艺术巅峰。

在今年去世的相声名家里,魏文华和张文霞是这一代曲艺人中为数不多的女相声演员,两人都是相声名家武魁海的女弟子,由于相声里女演员的路子比较窄,魏文华和张文霞擅长的都是学唱为主的“柳活儿”。

从老一辈艺人那里接过相声衣钵

的常宝华、师胜杰等人,在培养新人传承相声艺术方面也是不遗余力。师胜杰去世前还担任着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,今年7月做客央视时表示相声界要团结。在十余年前郭德纲处境艰难时,师胜杰表态支持。为相声艺术的发展,师胜杰还培养了刘彤、邹德江、李菁等弟子。

今年年初去世的相声名家丁广泉,也是侯宝林的弟子、师胜杰的师兄。在外人看来,他有些“不务正业”——从1989年收了第一个洋学生大山之后,就一发不可收拾,陆续收了7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洋徒弟。

除了继承和发展,这一代曲艺人的风骨显得更为珍贵。在新一代相声演员几乎变成了综艺艺人的时候,知名度更高的师胜杰不像别人那样当司仪、拍广告,非不能也,乃不为也。他牢记师父侯宝林大师的话:要做艺,先做人。这简单的话语,或是这代曲艺人的写照。

相关链接

他是百姓爱戴的“笑星”

师胜杰,1953年生于天津相声名家,其父师世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。7岁登台演出,8岁拜朱相臣为师,1984年师胜杰成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,他数十年来耕耘在艺术舞台,坚持在东北传播相声,被观众亲切称为“百姓的十大笑星”之一。他不仅继承了侯派相声的特点,功底扎实,还形成了口锋脆、音调甜、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,曾与常宝华、侯跃文、姜昆等多次合作,其创作和表演的主要作品有:《婆媳之间》《知错就改》《我要补课》《爱优点》《肝胆相照》《小鞋匠的奇遇》《好市长》《姑娘小伙别这样》《恋爱历险记》《同桌的你》等。

师胜杰生前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主任,并获“曲艺艺术贡献奖”,国家一级演员。生活中的他低调谦和,受人尊重。师胜杰去世后,观众同行纷纷表达痛惜之情。好战友、好兄弟姜昆写下长诗《为胜杰送行》,痛悼失去知音:“耳边还是你清脆的甜甜的声音,眼前还是你儒雅潇洒的台风……相声还没有说完(呐),为什么就忙着下台鞠躬?”



她是相声女艺术家

张文霞1937年出生,师从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武魁海,是相声名家田立禾的妻子。上世纪50年代加入天津市南开曲艺团,1960年因女演员说相声被限制而淡出舞台。退休后,张文霞协助田立禾发掘、整理传统相声,培养相声新人。2007年,张文霞收刘春慧为徒。

2010年,在淡出舞台43年后张文霞重返舞台,搭档丈夫表演传统相声《大保镖》,深受观众好评。此后夫妇二人多次携手登台。其代表作包括《夸住宅》《八扇屏》《洋药方》等,以贯口活见长。她与田立禾近年的作品《学方言》里,用了大量的网络词汇、流行用语,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坚持学习、紧跟时代的特色。

演员不应该从综艺节目“诞生”

当其他综艺节目都忙着让明星们当爹做妈跑几圈的时候,今年更名为《我就是演员》的《演员的诞生》,让观众对表演有了正本清源的认识,可以说是一股清流。但“清流”之说只限于综艺节目本身,对于表演而言,这个综艺节目的火爆其实更是一种悲哀。

去年《演员的诞生》多了一些戏中戏,今年的《我就是演员》则在表演本身下了更多功夫,几乎每期都能“诞生”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,比如左小青、任素汐、涂松岩。他们让观众从指尖的颤抖、眼神的凝视、嘴角微微的牵动去认识表演,打开了一番新天地。

这样给力的综艺节目固然是好的,若我们的实力派演员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被观众认识或是再认识,总觉得哪里有点儿不对劲儿。对综艺节目而言,这是一个良心节目,但对于真正的演员的诞生,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畸形的现象。有这样的节目,好演员就能够被更多人认识,要是没有呢?被称为小剧场“女王”的任素汐,登上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实力,演过不少好戏,却被观众遗忘的涂松岩也要靠这档节目“复活”,就像去年的周一围一样。

演员的本职是表演,基本要求是会演戏。但在资本操控的商业利益最大化

的原则下,演员只是一个明星收割个人商业价值的途径之一。于是就有了“流量”之说,关注度成为考量演员的基本要求,演技方面的要求几乎没有,正是在这样的标准之下,才有了许多“流量IP+流量明星”的作品。这类作品甫一出现,也的确有些石破天惊,唬住了不少人,可是仅仅几年之后,就尽显颓势,成为业内的笑话。

影视艺术可以说是艺术门类中与资本关系最为密切的,如何在艺术和资本中把握平衡是一门值得深究的学问。在过去几年,这种关系尤其密切,许多游资的进入哄抬了市场,也打破了原有

的平衡。

资本是强大的,但也是盲目的,它对利益的追求简单粗暴,才会想当然地认为“流量IP+流量明星”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,忽略了影视作品的艺术属性。《我就是演员》的受欢迎正是当下观众对好演员渴求的直接表现,如果这种需求一直被无视,对影视行业根基的影响会由隐形的侵蚀变成肉眼可见的破损。

在最近越来越多的大IP作品折戟沉沙后,影视市场渐渐冷静下来,盲目的游资逐渐退场,相信影视行业会重新修正好演员和好作品的标准。

(牛春梅)